

薛文清公全書

讀
書
錄

十三

重刊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前代已表彰之海內志道之士守爲
津梁者數百年來如一日矣文清之學主乎敬踐乎實根
抵六經而醞釀濂洛關閩諸子予嘗受其書而讀焉則見
其篤實純粹正大精微卑語隻詞無非萃前聖之蘊而會
心體身以出信乎爲明儒之冠顧其書流布甚廣板藏河
津者條分類編較監本及金陵本稍有異同而漫漶磨滅
寢不可識有薛天章者爲文清裔孫慮無以爲久遠也爰
走四方購金付剞劂且得當世名公語弁其首工逮竣復
索序于予予末學膚淺何敢以蕪詞污簡編第以津多名
賢如太史公以史記與文中子中說並馳千秋矧夫大道
津梁實在茲錄自宜與濂洛關閩諸大儒書共爲後學之

所宗已予既獲蒞文清之鄉而沐其教澤兼迫于天章之請不獲已因述數言以寄高山仰止之意焉

乾隆辛未花月錫山後學侯錦雲序



東雍後學梁開宗 攷訂

東雍後學閻廷玠 較正

高梁後學閻有光 叅輯

重刊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明代道學莫醇於薛文清公由文清公上溯許魯齋由魯齋上溯朱子雖後先相望實一脉淵源斯道之寄意在斯乎向受讀書錄於先君子嘗卒業焉竊謂是書於五經四子宋五子微言與義皆熟復穿弗體馳於身心事爲卓爾確有所據依然後就其所得隨時札記以期無忘所能故其言雖旁見錯出莫不瑩然粹精其於朱子所言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爲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者庶幾彷彿明代鏤版頗多其存在河津者則萬曆間邑人松磐侯氏所編訂也歲久漫漶公裔孫天章將謀於郡邑大夫重新其刻橐其書徒步至京求序於合河孫公復因孫公之言丐予序末學淺陋無由窺見高深顧以向曾從事於斯不能辭

謹贅數言於簡端時

乾隆丙寅嘉平高郵後學王安國序



十二代孫薛肯穫授梓

重刊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隱而不可見立功亦有命焉其自我爲之而可傳於後者惟言爲然然而有見道之言有有德之言見道之言言其所仰而望之者也有德之言言其所俯而歷之者也夫天下之境未有不親歷而能言其詳者處平地而望高山雖泰華可見其頂執筆記之亦能道其峯巒之隆崇林木之茂密然如其言以入山則迷而不知其徑之所從登高邱而望遠海蜃樓煙市之奇時或睹之然終不能使人乘桴而浮之也虞人舟師不言山之崇高與海之汪洋但於峯回路轉之時一述其途之曲折風順帆揚之處一指其針之邪正聞之者循其言而往焉遂可以登泰岱而冠日觀躋華嶽而窺井遠涉重洋

而遊絕域無他言其身之所已經也人之於道亦然三代以前聖賢之言皆其身之所經故愈簡而愈明循而習焉可以開賢關而躋聖域自漢以後著述日繁聆其議論皆有可採舉而措之事業則不可以施行無他未嘗身至其域而遙意之宜其言愈多而旨愈晦也有明一代立言以開聖人之道者指不勝屈而必以文清公爲首蓋其主敬存誠之功砥礪於人所不見之地者深矣所立之德固已升聖人之堂而入其室本其德以立言未有不純粹以精者觀其讀書錄中所載約而達微而減平正而通達皆本其躬行心得以自叙其閱歷之甘苦此如虞人之言山舟師之言海循其言而往渴可飲登五岳而遊四海固宜家絃戶廟人置一編於坐右以自警者也顧其書版日久殘

缺而不可以行遠今其後商天章將重飭而廣布之誠盛事也夫大道之不行久矣古之人既已行之舉其所行者而筆之於書以告後人後之人果有志焉循其言而行之可也或廣布其言使人聞而行之亦不啻其自行也則是書之傳其有益於天下後世豈淺鮮哉

乾隆十一年歲在丙寅冬至日晉陽後學孫嘉淦序



讀書錄序

讀書錄者先師河東薛文清公手筆前後二十四卷也當先師著述時中心有得至忘寢食隨筆劄記未暇倫類已板行於世矣先師歿之二年愚反復讀之深有感焉乃倣近思錄分門別類去其重複釐爲二十四卷今定二卷嗚呼書誠未易讀人誠未易知夫六經四書之在宇宙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然而漢儒讀之則爲訓詁之學唐儒讀之則爲詞章之學伐根而沃葉埋珠而絢綵於是口耳枝葉之學盛而吾道隱矣及乎宋儒讀之然後如麗日當空瑤琴出匣而吾道始大明焉然程子未遠而有淫於佛老之說朱子未遠而有易爲無極之論是蓋不待七子之喪而大義已乖矣惟我先師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

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雩之樂鳶魚之詠每曰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詣何如哉真可與點爾同遊周程共吟也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故曰書誠未易讀夫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雖王達之舉周子蔡襄之薦明道亦豈盡知二公者哉若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爲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爲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師貌象大極心遊天真而無所待於外哉先師嘗曰楊雄言後世苟有楊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然故曰人誠

未易知若夫先師仕止久速克實輝光許魯齊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洒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歟嗚呼深哉愚以無似蚤遊門墻老大無成心喪之餘手類遺編僭書於首後之君子幸垂鑑焉其詩號爲河汾集者亦僭爲序以傳其文若干卷仍如其舊書成友人山東章丘尹鈞州張慶景祥考績至京師見而嘆曰此吾道正脉也願捐俸鉅梓以廣其傳况山東乃先師持節提調學校舊歷之地遂書以歸之先師諱瑄字德溫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諡文清云

成化二年丙戌夏六月丁酉門人伊洛閭禹錫頓首謹識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仲春吉旦

十三代嫡裔生員薛世璋補刊

讀書錄卷一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初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卽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

河東薛瑄謹識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河津本作朕兆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

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石門本連上節似非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大而六合小而一塵氣無不貫而理無不寓

河津本作具

故曰

君子謠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遠遊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形容道體之言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地之閒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閒斷也

天理

河津本作地似非

無內外隱顯之閒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偽也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閒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知聖賢

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徧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廻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邪

洛陽本萬物至此另爲一節

道大無外知者鮮矣

石門本連上節似非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書數曰
此是學

物之裁者根乎氣其生理向盛故天因利津本作有以堵

之若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天因

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栽而

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凶

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亦猶物之生氣

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雖若

出於天之所爲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

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者變

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卽道也

少欲覺身輕洛陽本覺身作則生似非

心中無一物其大河津本作道浩然無涯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